



哲学思维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读后

崔永和

摘要：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不仅要立足于民族的特殊性，与不同民族的特殊文化和具体实践相融通；同时，哲学又需要具备关注全人类命运的类意识，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以其特有的反思、批判与前见魅力惠及全人类的事业，这是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趋于成熟的标志。因此，哲学的致思维度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关键词：哲学致思维度；民族性；世界性

一、哲学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在哲学史上，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无不是一定民族的哲学。这是因为，从事哲学思维的现实的人，都是立足于一定国土、一定民族、一定地域的人，都是生活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之中、并受其孕育或规定的人。然而，任何民族，只要它不甘于落后，它就不应该是孤立封闭的，而应该是对外开放的；从事哲学思维的人又同时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或类属性，关注他人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于是，哲学就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即哲学不仅要走向民族化，趋向于并不断提升本民族大众的生活与实践，同时要走向世界，趋向于世界性、普适性的人类生活与人类文化。否则，一个民族的哲学如果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从来不曾被世界所了解、认同，那么，这个民族的哲学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成熟的、有影响力的哲学。

陈修斋先生曾经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为例，精辟地分析了哲学应当坚持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统一的原则。他指出：“从法国唯物主义的产生可以看出，无论任何看来是全新的先进革命思想，即使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那样的，也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要这样或那样地利用本民族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资料，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才能成事。”^①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方面有分析地批判并汲取了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笛卡尔哲学，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从而创生了在哲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形态。

为了实现哲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辩证统一，哲学就要认真实行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对接，用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中探寻哲学精神的瑰宝。然而，在同世界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我们至今有些人还摆脱不了“中体西用”的窠臼，他们“即使承认了我国在生产、经济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或笼统地说‘物质文明’方面是比西方落后了，但一谈到所谓‘精神文明’方面，则就或者以我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骄人，或者以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

^①《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0页。

主义自傲，把西方的思想意识一概看做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和反动的东西，或者只是‘耽于物欲’、庸俗卑下的东西。……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有利于历史进步的东西也都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或仅仅是骗人的东西加以否定，谁若对它有所肯定就会被认为是‘给资本主义涂脂抹粉’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乃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致人人自危、视为畏途，连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等也都被看做仿佛只是资产阶级专有的东西而不敢讲，甚至‘谈虎色变’。”^①这些一针见血的分析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如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凡是带“西”字的思想理论，都统统被视若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

在实现哲学的民族化与全球化相统一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如何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方法论问题。常见的或可能的方法是把既成的文化静态机械地做出优劣二分的切割，或把民族文化视为精华，而把外来文化视为糟粕，亦或反之。这都是错误的。陈先生指出：“不论是民族传统的或外来的文化思想，总是都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因此都必须经过批判才能继承和吸收。既不能因其中有精华就全盘接受，也不能因其中有糟粕就一概拒绝。但这精华和糟粕往往不是‘混合’而是‘化合’在一起的，因此批判吸收也不是简单地抛弃某一部分而取其另一部分，而是必须经过咀嚼、消化、分解、鉴别、筛选、磨洗等等十分复杂的过程和艰苦的精神劳动，才能真正取得其精华；而吸收精华也不是囫圇吞咽即可，要是这精华真正能为我所用，化成自己的血肉，也同样需经过复杂的过程和艰苦的努力。”^②况且，一切思想文化中所蕴涵的精华和糟粕，往往不是僵滞不变，而是会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即原来的所谓精华会变成糟粕，原来的糟粕会变成精华，并且也会出现于精华与糟粕之间广阔的中性论域。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曾经机械而静态地把思想文化分割成互不交往、彼此对置的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或两种类型，然后把精华奉为千古不变的绝对正确的万能教条，而把糟粕视为毫无积极意义的、唯恐避之不远万恶之源；或者不加分析地统统把外来文化视为糟粕，而把民族文化视为家珍，这种形而上学方法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把中国投入了闭关锁国的思想绝境，坐井观天式地自我陶醉，自甘落后。后来，有人走出去看见外面的世界，便回来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贬斥得一无是处，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外来文化则佩服得五体投地、崇拜备至，同样没有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其最终命运都同样只能是悲剧式的，不存在谁比谁高明的问题。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固执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它们都是反对辩证法、拒绝具体分析、阻碍个性解放和思想创新的。因此，既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民族化，也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世界化。

二、哲学的民族化形式及其历史局限性

在有些人看来，哲学只要实现了民族化，为本民族的大众所掌握，成为人们手里的工具，服务于实践，走向民族的大众生活，就算是实现了其价值归宿。其实，哲学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哲学的全部规定性。从一般意义上说来，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关系并非是非单向、单面、单一的关系，而是一个复合的体系和生动多变的过程，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动态内容与过程：其一，认识源于实践，人们通过亲身实践，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其二，认识指导实践，并具有审视实践、反思实践、矫正实践、提升实践的功能；其三，认识与实践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交融，二者依据一定的具体条件相互过渡、相互转化。哲学作为精致的人类理性认识的思辨形式，不仅同实践具有彼此的交互作用，而且同现实人的精神世界或精神生活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哲学的本质在于反思，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指导实践，服务于实践，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哲学的反思生活、审视实践，以其形而上的洞察与前见，矫正和提升实践，不断引领人的生活从此岸世界走向更加全面、更加合理、更加完美的彼岸世界。

这就是说，实现哲学与实践的统一，只是哲学的基本规定性之一，进一步推进哲学还要实现哲学的

①《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第384～385页。

②《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第380页。

理论化、纯思化,用形而上的思辨不断净化、提升和升华感性世界的生活层面,为人的合理性存在作论证。为此,哲学就要特别地尊重人类一切既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不断点亮人类前行的灯塔,启迪和激励人类通达更加完美的理想境界。这并不是否认或削弱哲学的实践功能,而是真正全面地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看来似乎很抽象并且与实际相去深远的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探讨和处理的思想武器,其作用也不亚于甚至有时还超过直接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①只有这样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把深邃的哲学思想以所谓“大众化”、“生活化”的借口予以片面化、工具化、庸俗化。

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形式,如果仅仅囿于民族化、大众化、生活化,就有可能陷于狭隘的群体主义的偏见之中。因为所谓民族性,往往在外延上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群体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把群体或共同体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类型:“真正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并且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彼此交融、有机统一的共存关系,“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②。在这里,“集体”或“共同体”决不谋求外在于个人利益的特殊利益,集体的使命和价值目标在于如何为自己内部的绝大多数个体生活得更幸福创造条件;而个体则会自觉地意识到自身所归属的集体与自己是“互为目的”的内在关系。这样的“共同体”为了全面彻底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必然以开放的态度实行与其他“共同体”的交往合作,因为它既然在内部关系上不谋求外在于个人利益的特殊利益,那么,它在外部关系上同样不谋求与其他共同体利益相冲突的特殊利益,否则,它的内在价值目标也难以贯彻到底。与之相反,在“虚幻的共同体”中,绝大多数个人的命运往往被个别人所主宰,众人的正当利益总是在“维护集体”、“服从集体利益”的名义下,以种种方式被个别人所侵害、所剥夺、所吞噬,在这种共同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对立的关系中,只有绝对排斥个人的正当利益,损害个人的人格和尊严,否定个人需要与个人价值的合理性,一味地单方面地强调个人为集体作奉献,才能勉强维系“虚幻的共同体”的存在。于是,处处牺牲和排斥个人利益,便是一切“虚幻的共同体”的生命线或护身符,整个社会将失去公平正义,人的尊严也将从根本上受到亵渎。诚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那样:“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构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与这种狭隘的共同体在对内关系上的拒斥个人相对应,它在对外关系上也就必然拒斥或排斥其他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虚幻的共同体”对内限制和扼杀人的个性,对外拒斥和扼杀人的类属性,都是狭隘群体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如果哲学以这样那样的借口为这种狭隘群体主义的恶性膨胀作辩护,那么,哲学的民族化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从而陷入理性的贫困与哲学的末日。

三、推进哲学的具体化与哲学的普适化

哲学的世界化与哲学的民族化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多”关系,二者互为表里、互相印证、互相催生。面对现实生活,哲学的反思本性既有助于消除坐井观天式的妄自尊大,也有助于避免自我封闭式的狭隘自卑;面对思想理论,哲学的兼容并蓄和辩证否定本性既有助于同世界一切文化交流对话,又有助于对一切民族文化进行反思提升。

实现哲学的世界化所以可能,其主体性依据在于人的类属性,其价值论依据在于全人类所认同的普适价值。实际上,现实的人是群体属性、个体属性和类属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体,根据马克思的“历史三阶段”理论,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群体属性居于主导地位,人的个体属性和类属性则处于从属的次要方面;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阶段”,人的个体属性处于主导地位,人的群体属性

①《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第38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

和类属性则处于从属的次要方面；在“自由个性阶段”，人的类属性处于主导地位，人的群体属性和个体属性则处于从属的次要方面。这就是说，在人的三重属性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不同阶段，这种主次关系并不否认次要方面的存在。在可预见的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人的类属性从潜在形态到积淀过程再到主导地位的不同时期，始终是现实人的重要属性之一，随着人类社会向着“世界历史性的阶段”的趋近，“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①，“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②很明显，按照马克思的预期，在未来世界性的新生阶级那里，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人们将创生和实现为人类所普遍认同的普适价值。在这里，为人的类属性作论证和辩护的世界性哲学也就应运而生。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实现哲学的世界化或普适化并非易事，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道路，付出艰巨卓绝的努力，因为世界性哲学蕴含和包容以下主要原则：

其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谓世界性哲学并非是一个恒定的模式或思维框架，而总是受制于一定的时代条件，尤其是受制于现实人的认识能力、交往能力、科技素质和实践水平等因素。

其二，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一定的世界性哲学必然对于不同的民族性哲学采取包容、整合和提升的原则，因此，世界性哲学是真正普适和大度的哲学，它不仅不拒斥具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和哲学思想，而且往往把民族性哲学和民族文化视为极可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中提炼和吸纳精神营养，以此育成世界性哲学的睿智。

其三，具有广泛的开放性。世界性哲学倡导基于人类普遍联系基础上的思想交流与哲学对话。世界性哲学是全人类的人生参照和共同财富，它虽然是为数不多的哲人所创建，但却不为任何私人和个别民族所垄断，相反，世界性哲学将成为人们不受地域和民族限制的广泛的思想对话和精神交流的重要领域。

其四，具有前沿的创新性。为人的类属性辩护的世界性哲学将成为个体创新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它不仅不限制或贬抑人的个性，而且将极力促成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思维创新，因为人的类属性并不是个性的异在，而是植根于自由人的个性。依照人的本性说来，自由个性与人的类属性是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体，离开了人的自由个性，人的类属性就会落于次要的潜在状态，甚至陷于概念的空壳而毫无意义。

由此可见，实现哲学的世界性既需要人的高度的自信、自觉和自为，又需要自由个性之间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思想对话，这在一方面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成熟与繁荣；在另一方面意味着彼此存在落差和差异的不同民族文化，在保持其个性的基础上以“差异纷呈”与“和而不同”的形式共同趋向于进步、富庶、文明。这不仅需要文化的孕育和积淀，而且需要时间。

●作者简介：崔永和，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湖南 吉首 416000。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10Jdzb49)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115页。